4885
2250

12

RARE BOOK

一凡店家船戶有行竊商民及糾合匪類竊賊朋分者除分別首從計贓照常人科斷外仍照捕役行竊例各加枷號兩箇月

一五城兩縣及三營內務府捕役拏獲竊賊者俱限即日禀報本管官如曉間拏獲限次早禀報該管官訊明被竊情由將事主年貌姓名住址及所失贓物詳記檔案即令事主寧家不必一同解送該管上司衙門如贓物現獲即出示令事主認領倘不法捕役違限不

行呈報任意勒索事主許事主赴都察院呈告將捕役照恐嚇取財例治罪其該管官有失於覺察及任意縱容者交部分別議處

一凡竊盜贓至滿貫擬絞及應擬流徒者其同居父兄伯叔與弟知情而又分贓者照本犯之罪減二等雖經得財而實係不知情者減三等如該犯罪止杖刺其同居父兄伯叔與弟知情而不分贓及不知情而分贓者亦各照本犯罪遞減發落父兄不能禁約子弟爲

此條前段重在盜故計贓分竊盜常人盜科之後段重在殺故官民之物一體同科至于贓重加等仍分竊盜常人盜故曰各加

凡不知官物而盜者只依竊論

得遺失有印烙官馬而賣者依常人盜

或盜官馬寄人被其劫去依知盜後分贓

盜殺馬牛驢騾雖不分官私不計贓數而

竊盜者笞四十

一積匪猾賊為害地方審實不論曾否刺字該督撫照發遣之例發邊衛充軍仍於歲底彙題其餘竊賊仍照律以曾經刺字為坐分別次數治罪

盜馬牛畜産

凡盜民間馬牛驢騾猪羊雞犬鵞鴨者並計所值之贓以竊盜論若盜官畜産者以常人盜官物論○若盜馬牛兼官私言而殺者不計贓即杖一百

仍分首從若至贓重加等則竊盜分首從常人盜不分首從盜殺猪羊以下各物亦同盜罪

按白晝搶奪贓重者加竊盜罪二等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之文而此不言者從本法止是徒罪以贓重而加竊二等故不得加入于死此本法是以竊盜常人盜論因盜殺而不計贓因贓重而復加等其本法內原有死罪應科也贓至杖一百流三千里則照加字之義不加入于死贓竊絞罪之數則照以字之義與眞犯同科

此贓重加等之法與搶奪條相同而彼云計贓重者加竊盜罪二等此云重于本罪各加盜罪一等其文不同者蓋搶奪竊盜前後是兩法此條前後是一法也

既收諸律馬牛駝騾驢並言此獨無駝設有盜與殺者皆與民畜並依騾驢科斷

廄牧律內止有盜賣宰殺官畜産以監守

徒三年驢騾杖七十徒一年半若計贓已殺並從計贓重於徒三年徒一年半本罪者各加盜竊盜常人盜罪一等

凡盜馬牛驢騾猪羊雞犬鵝鴨者並計其所値之價以為贓數分民間與在官兩項科之若盜係私家所養以竊盜法一主為重併贓論罪而分首從若盜在官畜產以常人盜法節次合算併贓論罪而不分首從各照本律刺字至死不減○盜馬牛驢騾而殺者不論官畜民畜俱不計贓盜殺馬牛即杖一百徒三年盜殺驢騾即杖七十徒一年半馬牛驢騾負重致遠效用于人之畜與猪羊等物不同宰殺原有例禁按宰殺自己馬牛即應杖一百駝騾驢杖八十況今偷盜而殺之豈可與常盜等哉

自盜論罪盜律內無監守收養人自盜官畜產者統在監守自盜條內矣若有盜而殺者當依此律贓重者以監守盜計科加等

若計所值之贓重于本罪者各照竊盜常人盜罪上加一等科之如官馬牛四十五兩私馬牛一百兩俱杖一百流二千里是重于本罪各加一等則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驢羸倣此並刺字律意惡其盜而殺視前盜而不殺者立法但嚴故但盜殺不論贓數即坐本罪是贓輕者其罪重于前矣計贓重于本罪又加一等是贓重者其罪亦重于前矣其盜官馬牛贓至八十兩是雜犯絞盜私馬牛贓至一百二十兩以上是眞犯絞名例曰稱加者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得加入于死又曰稱以者與眞犯刺字絞斬皆依本律科斷若盜殺之贓滿數自照前以竊盜論以常人盜論之本法非加罪也如官馬牛贓五十五兩私馬牛贓一百二十兩本罪是杖一百流三千里則不得再加一等以入于死若因此加字而概將計贓滿數者俱止于杖一百

此御馬乃是內廄之馬若牧于外者非親
御之馬也若盜親御之馬是盜乘輿服御
物矣

養馬人合即看守之人矣買者知是官馬
係知盜贓而故買

流三千里則盜而不殺者反有死罪盜而
殺者反無死罪輕重失倫矣但贓多者竊
盜與殺常人盜
反止雜犯耳

條例

一凡盜
御馬者問罪枷號三個月發邊衛充軍若將自己
及他人騎操官馬盜賣者枷號一箇月發落
盜至三匹以上及再犯者不拘匹數俱免枷
號發附近衛所各充軍五匹以上者發邊遠
充軍若養馬人戶盜賣官馬至三匹以上者

亦問發附近充軍

一凡冒領太僕寺官馬至三匹首問罪於本寺

明首枷號一箇月發邊衛充軍若家長令家人冒領三匹

不分首從俱問常人盜官物罪家長引例家人不引

一凡偷盜官馬二匹以下仍以竊盜論三匹以

上杖一百流三千里十匹以上不分首從皆

絞監候窩主及牧馬人役自行盜賣者罪亦

如之

一凡盜牛一隻枷號一箇月杖八十二隻枷號

三十五日杖九十三隻枷號四十日杖一百四隻枷號四十日杖六十徒一年五隻枷號四十日杖八十徒二年五隻以上者枷號四十日杖一百徒三年十隻以上杖一百流三千里盜殺及盜賣者枷號一箇月發附近充軍俱照竊盜例刺字其窩家知情分贓者與盜同罪知情不分贓者杖一百

一駐劄外邊官兵及跟役等有偷盜蒙古馬匹者發賣即在本處正法其蒙古偷盜官兵馬

若原有人看守而偶然無人亦不得謂無人看守矣故註云云

如盜塘魚竹筍亦是田野之物

公取竊取皆爲盜律云木石重器非人力

匹或官兵等自相偷盜馬匹仍照舊例行

一偷竊馬匹案件除外藩蒙古仍照理藩院蒙古律擬罪外其查哈兒蒙古有犯偷竊馬匹之案審明如係盜民間馬牛者依律計贓以竊盜論如係盜御馬及盜太僕寺等處官馬者亦仍照律例治罪

盜田野穀麥

凡盜田野穀麥菜果及無人看守器物謂原不設守及不待守之物者並計贓准竊盜論免刺○若山野

所勝雖移本處未馱載間猶未成盜故註曰依不得財也

凡產礦砂之山俱經官封禁非奉旨不得開挖故有採者即謂之盜俱照盜無人看

柴草木石之類他人已用工力砍伐積聚而擅取者罪亦如之 如柴草木石雖離本處未馱載間依不得財笞五十

合上條有拒捕

依罪人拒捕

此條要看田野山野字凡穀麥菜果尚在田野未經收取到家及一切無人看守之器物而有盜者與在家及有人看守者不同故計其所值之價准竊盜法併贓論罪免刺○若山野柴草木石之類本無物主人得共採但他人已用工力斫伐積聚是即其人之物矣而擅自將去取非其有猶之盜也故亦如上罪科之

條例

一凡盜掘金銀銅錫水銀等礦砂每金砂一觔

等物准竊盜論者天地自然之利雖有封禁終與盜取于人者不同也拒捕最重謂其有强意也故不分首從俱發充軍如殺傷人則爲首者斬雖不拒捕而聚至三十人以上則爲首者充軍爲從者枷責若既不拒捕又不及三十人則爲首者枷責再犯則爲首者充軍爲從者俱照竊盜計贓定罪此等亡命聚于山洞恐致謀爲不軌故特峻其法然必在山洞捉獲者方坐故又云非山洞捉獲云云也

折銀二錢五分銀砂一觔折銀五分銅錫水銀等砂一觔折銀一分二釐五毫俱計贓准竊盜論若在山洞捉獲持仗拒捕者不論人數砂數多寡及初犯再犯俱發邊遠充軍若殺傷人爲首者照竊盜拒捕殺傷人律斬不曾拒捕若聚至三十人以上者不論砂數多寡及初犯再犯爲首發邊衛充軍爲從枷號三箇月照竊盜罪發落若不曾拒捕又人數不及三十名者爲首初犯枷號三箇月照竊

盜罪發落再犯亦發邊衛充軍為從者止照竊盜罪發落非山洞捉獲止是私家收藏道路背負者惟據見獲論罪不許巡捕人員追令展轉扳指違者參究治罪

一産礦山場山主違禁勾引礦徒潛行偷挖者照礦徒之例以為首論若係約練勾引接濟夥同分利者照引領私鹽律杖九十徒二年不得財者計贓准竊盜從重論如因官兵徃拏漏信使逃及陰合拒捕者俱照官司追捕

罪人而漏洩其事者減罪人所犯罪一等律
治罪保甲地鄰知情容隱不報者均照强盜
窩主之鄰佑知而不首例杖一百發落

一旗民越度禁約山河偷採人參已得者財主
及率領頭目一人名下所放之人至百名以
上所收之參至五百兩以上爲首擬絞監候
爲從照例發遣其刨參免死減等人犯亦照
爲從例發落所放之人不滿百名所收之參
不滿五百兩者爲首杖一百流三千里爲從

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旂人及奉天民俱照
例枷責發落分別刺字牲畜等物付拏獲人
充賞人參入官家僕有犯其主知而遣去者
杖八十知而巧供不知者杖一百係官交部
議處不知者不坐若未得參者財主及率領
頭目係旂人枷號兩個月鞭一百係
盛京及內地民人俱枷號一箇月杖一百并妻
送戶部入官爲從枷號一箇月杖一百若一
二人刨參所得不至十兩交與

盛京刑部係旗人鞭一百係民杖一百仍照例
刺字如一二人刨參未得者減二等係旗人
鞭八十係民杖八十俱遞回原籍免刺

一偷刨人參應擬發遣之犯係滿洲蒙古發江
寧荊州西安杭州成都等處滿洲駐防省城
當苦差係民人僉妻發廣東沿海及廣西水
土不和地方當差係漢軍發廣西雲南貴州
等處各水土不和地方當差其寧古塔等處
拏獲刨參人犯一經審明按律定擬即徑解

各犯原籍交與該督撫分別僉遣定驛充徒
免其解部仍於年底彙題

一山海等關巡查人員如有搜獲人參珠子巡
查人等戶部按數給賞該管官兵部議敘如
有搜查不力以及私帶過關者將該管官照
失察例議處巡查人等照不應重律治罪明
知故縱者該管官革職巡查人等枷號一箇
月杖一百受賄賣放者計贓以枉法從重發
落其失察偷出邊關刨參至一百名首領催

披甲人等鞭五十至二百名者鞭一百至五
百名以上者枷號一箇月鞭一百該守禦官
亦按失察名數分別議處如有自行拏獲者
免議
凡拏獲販參之犯所販之參至五百兩以上
者照偷刨人參五百兩以上絞監候例減一
等擬流不滿五百兩者照偷刨不滿五百兩
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減一等擬徒不滿十兩
者照一二人刨參不滿十兩杖一百例減一

此條分六項　各居親屬相盜　親屬行強盜　因盜而殺傷　同居卑幼將引他人同盜　親屬他人殺傷　同居奴雇盜家長及自相盜

首節言各居親屬雖非尊長卑幼服屬盜次節同居卑幼止有卑幼將引他人為盜而無自盜及尊長盜之文蓋既曰同居卑幼則家長之財即其財也何盜之可言同居卑幼或自盜財即是私擅用財故無其文按私擅用財律罪止杖一百今將引他人盜財雖加二等亦止于杖一百則自盜止作私擅用財論可知矣卑幼揭自己財物為尊長專制而不得自專竊取而用者或有之何忍之以盜名也然人心不古變態日滋[illegible]親屬[illegible]之律[illegible]六[illegible]

等杖九十均免刺字

親屬相盜

凡各居本宗外姻親屬相盜兼後尊長卑幼二款財物者期親減凡人五等大功減四等小功減三等緦麻減二等無服之親減一等並免刺若盜有首從而服屬不同各依本服降減科斷為從各又減一等　若行強盜者尊長犯卑幼亦依強盜已行而得財不得財各依上減罪卑幼犯尊長以凡人論不在減等之限　若有殺傷者總承上竊強二項各以殺傷尊長卑幼本律從其重者論

恐嚇科斷

僧道徒弟及繼妻前夫之子同居者並依卑幼

將引之他人得減凡盜一等免刺者因將引之罪輕而輕之也若有殺傷縱不知情亦依強盜論者因將引者之罪重而重之也

知情之事不同有先與共謀者有先不共謀臨時知之者此不知情則將引原止謀竊臨時或卑幼或他人自有殺傷先無預謀臨時全不知也

若將引各居之親屬同盜者其親屬亦依本服減科

不言各居親屬將引他人同盜者蓋同居共財故曰將引他人若各居之親與他人同盜俱自外來家非其家財非其財何將引之有所不必言也然有犯者親屬自依服制減等他人仍以凡盜論不得比同居

若同居卑幼將引若將引各居親屬同盜其人亦依本服降減又減為從一等科之如卑幼自盜止依擅用不必加他人盜己家財物者卑幼依私擅用財物論加二等罪止杖一百他人兼首從言減凡盜罪一等免刺若有殺傷者自依殺傷尊長卑幼本律科罪他人縱不知情亦依強盜得財不得財論若他人殺傷人者卑幼縱不知情亦依殺傷尊長卑幼本律仍以私擅用加罪及殺傷罪權之從其重者論○其同居奴婢雇工人盜家長財物及自相盜者首減凡盜罪

卑幼將引之他人得減凡盜一等也期功緦麻等親屬殺傷各本律等必其經尊長又有兄姊尊屬之分當照本律細看不能遍引

卑幼自殺傷他人不知情亦依強盜論他人殺傷人卑幼不知情亦依殺傷本律其嚴如此者爲因盜而有殺傷同于強也然殺傷者必是將引人之尊長卑幼親屬方合此律若奴婢雇工及旁人救援者致被殺傷又當別論不得卽引此律也

後竊盜臨時拒捕殺傷人者皆斬共盜之人不曾助力不知拒捕殺傷人者止依竊盜論此將引之親屬內有殺傷而他人不知情亦依強盜論者行兇雖出本犯助虐實由他人也如甲乙俱係他人甲臨時殺傷人乙先行或在外不知情者自依本律此中大有分別不可混也

若他人因盜而殺傷卑幼不知則他人依本

一等免刺爲從又減一等被盜之家親屬告發並論如律不在名例得相容隱之例

各居親屬謂不同門戶不共財產不分同姓異姓自期親大功小功緦麻以至無服之親皆是也相盜者或尊長盜卑幼或卑幼盜尊長也此盜字專指竊盜言凡各居之親屬有相盜者不分尊長卑幼一體同論但以服制之親疎爲減科之差等期親比凡人減五等大功減四等小功減三等緦麻減二等無服之親減一等已未得財各依凡人律按此減之如竊盜得財併贓一百二十兩以上凡人是絞罪期親應杖七十徒一年半大功應杖八十徒二年小功應杖九十徒二年半緦麻應杖一百徒三年無服之親應杖一百流三千里餘做此論減爲從者又各減一等所謂得累減

律論斬卑幼不得照殺傷之例而科親
相姦律也律無正文當爲兩請
或謂卑幼將引他人同盜必是卑幼造意
爲首他人爲從此說非也有卑幼爲他人
哄誘而將引之者卽是他人爲首矣
後條例補出卑幼將引他人行强盜之罪
而不言奴婢雇工人行强盜者若有行强
者則直引强盜律觀卑幼犯尊長且以凡
論况奴雇乎故不待言也
奴雇盜家長不言有殺傷之事設有犯者
亦當依奴婢雇工人殺傷家長及家長之
期親等項本律科罪若將引他人同盜致
有殺傷或奴雇殺傷他人不知他人殺傷
奴雇不知俱各照奴雇凡人本律分別科
斷不得比依卑幼將引他人若有殺傷之
律
或問盜非損傷于人之比得相容隱之人
相告言者同于自首又于名犯義律卑幼

也其首從之人有服屬不同者各依本服
降減擬與竊盜罪同並免刺字若行强
盜則尊長與卑幼不得同矣尊長犯卑幼
照凡人得財皆斬不得財皆流本律各依
上等數減科期親減五等大功減四等小
功減三等緦麻減二等無服減一等然罪
雖得減仍不分首從其卑幼犯尊長並以
凡人論得財皆斬不得財皆流尊長以名
分輕之卑幼以犯上重之也如尊長行强
內有卑幼則卑幼自以凡論卑幼行强內
有尊長則尊長仍得減等各分別科斷以
上强竊等盜若有殺傷各依鬬毆條內尊
長卑幼本律與盜罪相較從其重者論之
如大功尊長竊卑幼財物一百兩減四等
應杖七十徒一年半又毆折卑幼兩肢應
杖八十徒二年則從傷論又如卑幼行强
犯尊長得財應斬又折跌尊屬一肢律止
應流則從盜論餘准此類推殺死亦然凡

尊長想告者並同自首免罪小功緦麻亦得減等卑幼告者雖得實亦坐干犯之罪則親屬相盜者別有發覺應論如此律若係自告當照干犯自首之例分別免罪減等科之追還所盜之物干犯內督聽告者止得免卑幼干犯之罪非被告之親不得免減也諸家多以此說爲是姑釋亦附會從之按自首干犯二律仁至義盡相告得如自首者謂發覺他人之事則免罪減等所以篤其親愛而教之厚也相盜則聽告言者謂訴理切己之事則應論如律所以遏其侵奪而立之防也本律親屬遞減干法已寬若相告免減則縱之盜矣犯者日多相尋不已長奸滋亂豈立法之意哉干犯律內曰聽告則被告者應論罪矣況名例本條自有罪名與名例不同者依本條科斷不得以臆見而附會之也

此名罪名彼親屬告發並依律科斷不在得相容隱之人相告言聽如罪人自首法免科減等之限即卑幼告發尊長亦科前罪不在干名犯義之限〇同居謂一家共產者也同居共產之卑幼原係應有財物之人但同居之財物統制于尊長而卑幼不得自專私擅用且有罪况將引他人而盜之乎然是已家財物故卑幼照私擅用財本律加二等科之本律十兩笞二十每十兩加一等如將引盜財十兩則應笞四十挨數遞加罪止杖一百他人亦減凡人盜本罪一等如併贓四十兩應杖一百減一等應杖九十若係爲從又減一等杖八十餘倣此免刺以盜出卑幼將引而所得乃將引人之財終與凡人不同也若卑幼因盜而有殺傷親屬者或尊長或卑幼自依殺傷尊長卑幼本律科罪他人同盜者縱不知殺傷之情亦依强盜論不得財皆

流但得財皆斬恐其助惡也若他人殺傷
人皆自依竊盜臨時殺傷律論斬卑幼縱
不知情卽同自已殺傷亦依殺傷尊長卑
幼本律與私擅用財加等不罪相較從其
重者論之在親屬有尊長卑幼之稱在他
人則概謂之人上曰若有殺傷者此有字
兼尊長卑幼在內下曰若他人殺傷人者
此人字卽將引者之尊長卑幼並此段本
言卑幼行盜而云依殺傷尊長卑幼本律
者以上盜時所殺傷之人或有及于卑幼
之卑幼也○奴婢雇工人於家長及其比
肩之人雖無共財之義然旣已同居卽非
泛然外人之比矣故同居奴雇盜家長財
物及奴雇中自相盜者俱得減凡人盜罪
一等爲從又減一等並免刺字其不言奴
雇將引他人及他人同盜之罪者以奴雇
雖係同居而非卑幼之比卑幼乃應有財
物之人故盜曰盜已家用曰私擅用奴雇

親屬被嚇告發並論如律不在得相免科減等及干名犯義之限

恐嚇謂假借事端張大聲勢以恐嚇乎人使之畏懼而取其財也內畜[illegible]竊之心外托公強之勢惡其情近竊賊故准盜論而加一等原其實非真盜故免刺字而罪不至死也計贓各主者亦以一主為重二人以上亦併贓同科仍分首從○若期親以下至無服之親自相恐嚇以取財者如卑幼犯尊長以凡人論亦准竊盜加一等免刺其尊長犯卑幼亦依親屬相盜期親減五等大功減四等小功減三等緦麻減二等無服之親減一等律科斷以服有重輕減有差等故曰遞減恐嚇本罪是加竊盜一等則尊長親屬應減者須于加一等上論減若依親屬之減法非依親屬之盜律也如首從有尊長卑幼不同者分別科之

條例

此例重在拷打詐財及搶奪淫辱凡字指捕官捕役事主里老等人言盜字兼強竊言寄買賊贓者指不知情之平人言亦良民也或誣良拷打詐財或以起贓為由搶奪淫辱必事情相符方引此例若誣指送官而未拷打詐財及不為起贓而淫辱婦女皆不引此例故註云云也今查成案內誣良為盜並無拷打詐財情事而輒引例充軍者頗多似屬過嚴

一監臨恐嚇所部取財准枉法論若知人犯罪而恐嚇取財者以枉法論

一凡將良民誣指為盜及寄買賊贓捉拿拷打嚇詐財物或以起贓為由沿房搜檢搶奪財物淫辱婦女除實犯死罪外其餘不分首從俱發邊遠充軍（誣指送官依誣告論淫辱婦女依強姦論）

一凡八旗內有兇惡光棍好鬭之徒生事行兇無故擾害良人者該都統等嚴察送部發往寧古塔烏喇地方其官員有犯該部奏

聞發遣

一凡惡棍設法索詐官民或張貼揭帖或捏告
各衙門或勒寫借約嚇詐取財或因鬬毆糾
衆繫頸謊言欠債逼寫文券或因詐財不遂
竟行毆斃此等情罪重大實在光棍事發者
不分曾否得財爲首者斬立決爲從者俱絞
監候其犯人家主父兄各笞五十係官交該
部議處如家主父兄首者免罪犯人仍照例
治罪

一凡旗民結夥指稱隱匿逃人索詐財物者不分曾否得財爲首者斬決爲從者俱絞候

一凡在内太監逃出索詐者俱照光棍例治罪

一凡苗人有伏草捉人横加枷肘勒銀取贖者初犯爲首者斬監候爲從者俱枷號三箇月臂膊刺字再犯者不分首從皆斬立決其有土哨奸民勾通取利造意者不分初犯再犯並斬立決附和者各枷號兩箇月僉妻發邊外爲民該管土官雖不知情亦按起數交該

詐欺與恐嚇情事不同恐嚇取者其人怵于恐嚇之勢無奈而與之也詐欺取者設計以罔人之不知而其人自與之也恐嚇近于强取故凡人准竊盜加一等卑幼犯尊長不減等也詐欺類乎竊取故凡人准竊盜不加等卑幼尊長一同減等也

詐欺官者如人領官銀幹辦公務用計詐爲費用虛數以欺瞞官府而取之之類詐欺私者如見人有財物用計詐爲營謀事情以欺瞞乎人而取之之類

前恐嚇條註云未得財者亦准竊盜不得財罪上加等則詐欺已行而未得財者亦

部議知情故縱者革職杖一百若教令指使或和同取利者革職枷號三箇月俱不准折贖

詐欺官私取財

凡用計詐（僞）欺（瞞）官私以取財物者並計詐欺之贓准竊盜論免刺若期親以下（不問尊長卑幼同居各居）自相詐欺者亦依親屬相盜律遞減科罪○若監臨主守詐欺同監（守之人）取所監守之物者（係官物）以監守自盜論未得者減二等○若冒認

應准竊盜……科斷

詐欺官財物准常人盜論者以所取有因情偽雖同乎竊取事跡實異乎偷盜與盜則重官物而准盜論者則但重所犯之事不復計官物私物也

期親以下兼各居同居在內前恐嚇條亦然按親屬相　小言同居尊長者　乎副在巳無所事盜而卑幼行之則謂之擅用耳故以各居別之至于恐嚇詐欺則同竊之人或所不免盜財雖共有多取之以為巳私也

按誆賺局騙二事似同而實異誆之為言誑也欺也賺賣也設為欺誑之言而賣其人如古所謂賣友者因得其財而用之曰誆賺局者博以行棊之器外有垠堮閫限羅上馬謂騙騙乘也設為可行而有拘限之事使人如入博局之中而不能出因得其財而乘之曰局騙

及誆賺局騙拐帶人財物者亦計贓准竊盜論係親屬亦論服遞減免刺

用計謂設為方略以行其詐欺取財之事也詐欺二字是一串說詐為事端以欺瞞乎人也官私二字是兩平說或詐欺官以取官財物或詐欺私以取私財物也陰謀詭計欺人之不覺而取之猶竊盜之潛踪匿跡窺人之不見而取之事雖不同心實相似官與私並計贓准竊盜論然終不得竟謂之盜故免刺也若期親以下至無服之親自相詐欺者不分尊長卑幼亦計贓准竊依親屬相盜律分期親減五等大功減四等小功減三等緦麻減二等無服之親減一等之法遞減科罪○若監臨官吏及主守之人用計詐欺其同監守之人以取所監守之官物則猶之監守自盜矣故

詐欺與恐嚇情事不同恐嚇取者其人怵于恐嚇之勢無奈而與之也詐欺取者設計以罔人之不知而其人自與之也恐嚇近于强取故凡人準竊盜加一等卑幼犯尊長不減等也詐欺類乎竊取故凡人准竊盜不加等卑幼尊長一同減等也

詐欺官者如人領官銀幹辦公務用計詐爲費用假數以欺瞞官府而取之之類詐欺私者如見人有財物用計詐爲營謀事情以欺瞞乎人而取之之類

前恐嚇條註云未得財者亦准竊盜不得財罪上加等則詐欺已行而未得財者亦

部議知情故縱者革職杖一百若教令指使或和同取利者革職枷號三箇月俱不准折贖

詐欺官私取財

凡用計詐偽欺瞞官私以取財物者並計贓准竊盜論免刺若期親以下不問尊長卑幼同居各居自相詐欺者亦依親屬相盜律遞減科罪○若監臨主守詐欺同監守之人取所監守之物者係官物以監守自盜論未得者減二等○若冒認

應准竊盜科斷

詐欺官財物准常人盜論者以所取有因情僞雖同乎竊取事跡實異乎偷盜異盜則重官物而准盜論者則但重所犯之事不復計官物私物也

期親以下兼各居同居在內前恐嚇條亦然按親屬相　小言同居尊長者亅　才前在已無所事盜而卑幼行之則謂之擅用耳故以各居別之至于恐嚇詐欺則同竊之人或所不免盜財雖其有多取之以爲已私也

按誆賺局騙二事似同而實異誆之爲言誑也欺也賺賣也設爲欺誑之言而賣其人如古所謂賣爻者因得其財而用之曰誆賺局者博以行碁之器外有垠堮圍限羅上馬謂騙騙乘也設爲可行而有拘限之事使人如入博局之中而不能出因得其財而乘之曰局騙

及誆賺局騙拐帶人財物者亦計贓准竊盜論　係親屬亦論服遞減免刺

用計謂設爲方畧以行其詐欺取財之事也詐欺二字是一串說詐爲事端以欺瞞乎人也官私二字是兩平說或詐欺官以取官財物或詐欺私以取私財物也陰謀詭計欺人之不覺而取之猶竊盜之潛踪匿跡竊人之不見而取之事雖不同心實相似官與私並計贓准竊盜論然終不得竟謂之盜故免刺也若期親以下至無服之親自相詐欺者不分尊卑幼亦計贓准竊依親屬相盜律分期親減五等大功減四等小功減三等緦麻減二等無服之親減一等之法遞減科罪○若監臨官吏及主守之人用計詐欺其同監守之人以取所監守之官物則猶之監守自盜矣故

以監守自盜論照本律不分首從併贓論罪並刺字至死不減等若詐計已行而財未入手則照其所欲詐取之數減二等科之按監守自盜無未得財之律以財由己掌舉意即得非如常人之不得專主也如未得財即無憑據今詐取者設計欺罔同監守之人必曰某處應用財若干同監守之人被其欺瞞而與之則按贓論罪若同監守之人覺察而未與則按數減科盜財雖未得而詐取之數已有據矣如詐取之時原未定數則未得者止問不應〇原非已物而冒妄他人之物認為已有曰冒認誆者哄也賺者得物不還之稱巧言哄誘因取人財而不還曰誆賺局猶圈套也業成圈套使人自入其中而不得不與之曰局騙因事遇便而掯取人財物曰拐帶凡此者亦詐欺取財（之類故其罪同也

條例

一凡誆騙聽選官吏及舉人監生生員人等財物指稱買官賣缺及買求中式等項俱問罪不分首從於該衙門首枷號三箇月發烟瘴地面充軍其央浼營幹致被誆騙者免其枷號亦照前發遣

一凡指稱內外大小官員名頭并各衙門打點使用名色誆騙財物計贓犯該徒罪以上者俱不分首從發邊衛充軍情重者仍枷號兩

□篇與戶律收留迷失子女律叅看
□三節皆以凡人言　第四節以凡人奴婢言　第五節六節以子孫妻妾親屬言
□節以窩主買主牙保隣總承前條言之

箇月發遣如親屬指官誆騙止依期親以下詐欺律不可引例

一學臣考試有積慣隨棚代筆之鎗手察出審實枷號三箇月發烟瘴地面充軍其雇倩鎗手之人及包攬之人亦與鎗手同罪知情保結之廩生杖一百窩留之家不知情者照不應重律治罪倘有別情從重科斷有贓計贓以枉法從重論

略人略賣人

凡設方略而誘取良人為奴婢及略賣良人與人為

本條題曰畧人畧賣人曰設方畧而誘取曰畧賣曰被畧曰和同相誘曰相賣曰被誘曰畧誘曰和誘字面參錯不一律文簡嚴或互文見意或與此該彼當随上下文義參看不可以詞害意也

惟首節誘取畧賣爲奴婢次節乞養轉賣爲奴婢四節畧賣他人奴婢爲奴婢者不分首從其餘皆分首從科之

畧誘之情最重註有未賣二字謂即未賣亦當坐流也既已誘取在家即未賣與人猶之自爲奴婢矣然當推究畧賣之意若原欲賣爲奴婢則未賣者亦坐流原欲賣爲妻妾子孫則未賣者應坐徒不然則未賣爲妻妾子孫之罪反重于已賣者矣

殺傷人各有本律此重在畧人故一傷即絞一死即斬觀竊盜因傷人律可以類推其義若殺傷者不係被畧之人自各依本律不在此限但查雍正七年　須行律註云

奴婢者皆不分首從未賣杖一百流三千里爲妻妾子孫者造意杖一百徒三年因誘賣不從而傷被畧之人者絞監候殺人者斬監候爲從各減一等被畧之人不坐給親完聚○若假以乞養過房爲名買良家子女轉賣者罪亦如之不得引例若買來長成而賣者難同此律○若和同相誘取在已及兩相情願賣良人爲奴婢者杖一百徒三年爲妻妾子孫者杖九十徒二年半被誘之人減一等仍改正給親未賣者各減一等十歲以下雖和亦同畧誘法

傷人殺人非但殺傷被誘略之人凡作旁之人應捕之人與被誘略之父母兄弟等親皆是當臨時斟酌具請
或被略不從而威逼自盡律無正文當因事酌請
曰假則本非乞養過房矣以乞養之名行略賣之實故罪亦如之然謂人子即賣也若始意雖假未得即賣因而滋育長成後雖轉賣則已有撫養之恩又當別論矣故註曰雖同此律
作準在前補例在後大概例重于律者多凡律稱罪同罪亦如之者例不得而同也故註曰不得引例
略必兼誘而誘必有引導之事誆騙之言即所謂之方略也既曰和同又曰相誘則相誘之中亦即有方略矣略與和必從被略被誘人推勘爲奴婢妻妾子孫其人始而不知後非情願者略誘也先與言明後

被誘略者不坐○若略賣和誘他人奴婢者各減略賣和誘良人罪一等○若略賣子孫爲奴婢者杖八十弟妹及姪姪孫外孫若己之妾子孫之婦者杖八十徒二年略賣子孫之妾減二等同堂弟妹堂姪及姪孫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和賣者減略賣一等未賣者又減已賣一等被賣卑幼雖和同以聽從家長不坐給親完聚○其和略賣妻爲婢及賣大功以下尊卑親爲奴婢者各從凡人和略法○若受寄所賣人口之窩主及買者知

復情願者和誘也此被誘之人亦必有貪慾所欲之情規求非分之事故比相誘人之罪止減一等也十歲以下幼稚無知雖與和同亦是略誘按後十二歲以下幼女者雖和同强論與此義同而論年各異然十二三歲愚蒙子女爲奸人欺同與之和同被誘者甚多似當斟酌科之縱可寬相誘之人而被誘減等之罪雖係收贖亦應原之

必其人先與和同後乃被誘故曰和同相誘若其人本無他意先爲相誘後與之和同則是略誘矣

和雖情願亦必用誘或拐其所欲或乘其所便從而哄誘之也

賣已妻之罪重于子孫者子孫乃已之所出而妾雖賤終係他姓之人也

和同相誘節內云未賣者各減一等略賣子孫節內云和賣者減一等未賣者又減

情並與犯人同罪至死減一等牙保各減人一等

並追價入官不知者俱不坐追價還主

方略計謀也誘引也而兼有哄騙之意略賣之略與上方略之略不同字書以道取曰略又封略攜累則兼有威封之意誘取略賣俱蒙設方略言爲奴婢爲妻妾子孫總承誘取略賣言謂設爲方法謀略而將良人誘取爲已之奴婢及略賣爲人之奴婢取于家曰誘賣于人曰略誘與略取與賣意義自殊陰行詭計欺罔無知離散其骨肉賤辱其身體其情重其法應嚴凡同謀之人不分首從皆杖一百流三千里未賣亦坐若誘取在家及略賣與人各爲妻妾子孫者爲首杖一百徒三年爲從減一等蓋比爲奴婢者其情稍輕其法亦減也倘誘取略賣其人不從因而行兇毆傷

一等上節有各字者指爲奴婢與爲妻妾子孫兩項也此節無各字者以止有賣爲奴婢一項也或謂止項和賣者非也豈有和而未賣者有罪畧而未賣者反無罪耶此又字蓋承上句有減一等之文言之非謂止減和賣者一等而已也

大功以下親如前節內衆孫同堂弟妹衆子之妻皆大功也堂姪嫡孫之妻姪孫皆小功也衆孫之妻堂姪孫外孫皆緦麻也除此之外其餘本宗外姻凡大功小功緦麻等服之親皆兼尊長卑幼言尊長和畧卑幼以凡論卽卑幼和畧尊長亦以凡論也

賣緦麻以上親載在十惡不睦條內則親屬有犯當從凡人法論罪而不得與凡人同赦宥也

畧誘婦女所犯刁姦之罪皆輕于本律故不復言者 [illegible]者應從重論

者絞但傷卽坐不論傷輕傷重至死者斬但殺卽坐不論毆殺故殺爲從者減一等其被畧之子女本非情願自不坐罪給親完聚○若假以乞養過房子孫爲名買取良家子女卽轉賣與人爲奴婢者亦不分首從皆杖一百流三千里爲妻妾子孫者爲首亦杖一百徒三年爲從減一等因賣不從而傷人者絞殺人者斬夫假以乞養過房爲名正其所設之方畧故罪亦如之子女給親完聚○和同者彼此情願之謂並未設有方畧相誘與誘取不同相賣與畧賣不同兩相字正和同之謂也相誘相賣俱須和同言爲奴婢爲妻妾子孫俱承相誘相賣言相誘在已及相賣與人各爲奴婢者杖一百徒三年爲妻妾子孫者杖九十徒二年半被畧誘之罪僅減一等者猶惡其誘也被誘之人爲奴婢杖九十徒二年半爲妻妾子孫杖八十徒二年被誘

若略賣和賣爲娼優者與奴婢同
和同相誘相賣不言殺傷者以旣和同必無殺傷之事也設有始雖和同後不和同致有殺傷者應照鬬毆律與此本律從重論之
奴婢和略良人從良人法和略奴婢照奴婢法律無正文俱不得妄行加重也
婦人因姦被姦夫拐去者依和誘若因而改嫁者妻妾照背夫在逃因而改嫁律
略誘和誘之轉于人亦同本法
其知人略賣和賣而分受所賣之贓者准竊盜爲從論
買主不知情者不坐然戶律庶民之家存養良家男女爲奴婢者杖一百若係庶民買爲奴婢者亦當參論

者之罪亦僅減一等惡其和同也若賣而未成其誘者與被誘者照依爲奴婢爲妻妾子孫本罪上各減一等在誘人者固有欺騙之情在被誘者亦有聽從之罪也若被誘者年在十歲以下無所知識雖係和同不得以和同罪之則誘者安得等于和同之法故亦同略誘法科斷爲奴婢者皆流爲妻妾子孫者坐徒上略誘不言未賣者惡其略誘之情不復末減此被誘之人不言給親完聚者彼旣有罪自當改正歸宗不待言也以上略誘和誘皆係良人○若設方略將他人奴婢誘取在家及略賣與人各爲奴婢者皆杖一百徒三年各爲妻妾子孫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因而傷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殺人者應依良人殺他人奴婢律絞被略之人不坐和同相誘相賣各爲奴婢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各爲妻妾子孫者杖八十徒二年被誘之人減

一等未賣者各減已賣之罪一等其奴婢十歲以下雖和亦同畧誘之法論罪畧賣和誘奴婢一應罪名悉照良人概減一等內惟殺人者不在減等之限畧賣包誘取言之和誘包相賣言之互文以見意也○若在親屬中有犯此律者分四等定罪以親疎貴賤之等爲論罪輕重之差其罪之目則有畧賣和賣未賣三項若畧賣與人爲奴婢者子孫則杖八十子孫卑幼已爲最親知其不願而設方畧以賣之在祖父必有不得已之情故原而輕之也于弟妹及姪姪孫外孫若已之妾子孫之婦則杖八十徒二年雖皆至親視子孫則有間矣故稍重之于子孫之妾則減二等杖六十徒一年以其卑且賤而減之也于同堂弟妹堂姪及堂姪孫則杖九十徒二年半此視弟妹等之親更復疎矣故又重之若和同相賣爲奴婢者按上四項照依畧賣罪

各減一等其未賣者各則各照略罪減一等和則各照和罪減一等科之其被賣之卑幼男女皆專制于尊長雖和同亦不坐罪給親完聚若因有殺傷者各從尊長毆卑幼本律不同前絞斬之法略賣和賣況屬止言爲奴婢不言爲妻妾子孫者盜賣子孫妹姪爲人妻妾即是嫁娶常事賣妻妾與人爲妻妾自有賣休之律而賣子孫等與人爲子孫亦自有乞養異姓之律故此不載也〇除上節所開各親屬之外其有略賣和賣自己之妻與人爲婢及略賣和賣大功以下同姓異姓之親與人爲奴婢者各照凡人略賣和賣及和同未賣等罪名科斷盜妻乃敵體之親而賣爲賤役則恩義已絕大功以下服屬已疏安得不以凡人論哉按鬬毆律內夫毆妻至死者絞大功以 尊長毆卑幼至死者亦絞是亦以凡人論之例也若因賣而有毆傷者

重在用強上兵律內私出外境條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

自依夫毆妻及毆大功以下尊長卑幼本律從重論○若窩藏寄頓之家及買主知其略賣和誘之情者或爲奴婢或爲妻妾子孫並與犯人同罪至死減一等牙保知情者各減犯人一等所賣之價并窩主牙保所得之錢並追入官其窩主買主牙保不知情者不坐仍追原價還買主

條例

一將腹裏人口用強略賣與境外土官土人峒寨夫處圖利除殺傷人[illegible]以處死外若未曾殺傷人比依將人口出[illegible]絞

一凡誘拐婦人子女或典賣[illegible]或爲妻妾子孫者

不分良人奴婢已賣未賣但誘取者被誘之人若不知情爲首者擬絞監候被誘之人不坐若以藥餅及一切邪術迷拐幼小子女爲首者立絞爲從應發寧古塔給窮披甲之人爲奴者照名例分別改遣之例問發其和誘知情之人爲首者亦照例發遣爲從及被誘之人俱減等滿徒若雖知拐帶情由並無和同誘拐分受贜物暫容留數日者不分旗民俱枷號兩箇月發落有服親屬犯者仍各照

本律科斷婦人有犯罪坐夫男夫男不知情
及無夫男者仍坐本婦決杖一百餘罪收贖

一凡夥衆開窰誘取婦人子女藏匿勒賣事發
者不分良人奴婢已賣未賣審係開窰情實
爲首照光棍例擬斬立決爲從應發寧古塔
給窮披甲之人爲奴者照名例分別改遣之
例問發

一凡誘拐人口爲首擬絞人犯若奉
旨免死減等發落應發寧古塔給窮披甲之人爲

奴者照名例分別發遣之例問發

一盛京烏喇等處居住之人買人仍照例用印行
買外若不詳詢來歷混買人者係另戶連妻
子發往江寧杭州披甲係家人止將本人發
往江寧杭州給窮披甲之人為奴

一凡外省民人有買貴州窮民子女者令報明
地方官用印准買但一人不許買至四五人
帶往外省仍令各州縣約立官媒凡買賣男

本律科斷婦人有犯罪坐夫男夫男不知情及無夫男者仍坐本婦決杖一百餘罪收贖

一凡夥衆開窑誘取婦人子女藏匿勒賣事發者不分良人奴婢已賣未賣審係開窑情實爲首照光棍例擬斬立決爲從應發寧古塔給窮披甲之人爲奴者照名例分別改遣之例問發

一凡誘拐人口爲首擬絞人犯若奉旨免死減等發落應發寧古塔給窮披甲之人爲

奴者照名例分別改遣之例問發

一盛京烏喇等處居住之人買人仍照例用印行買外若不詳詢來歷混買人者係另戶連妻子發往江寧杭州披甲係家人止將本人發往江寧杭州給窮披甲之人為奴

一凡外省民人有買貴州窮民子女者令報明地方官用印准買但一人不許買至四五人帶往外省仍令各州縣約立官媒凡買賣男

婦人口憑官媒詢明來歷定價立契開載姓名住址男女年庚送官鈐印該地方官豫給循環印簿將經手買賣之人登簿按月繳換稽查倘契中無官媒花押及數過三人者卽究其畧賣之罪倘官媒通同棍徒興販及不送官印契者俱照例治罪至來歷分明而官媒措索許卽告官懲治如地方官不行查明將苗民男婦用印賣與川販者照例議處至印買苗口以後給與路照塡註姓名年貌關

汛員弁驗明放行如有兵役留難勒索及受
賄縱放者俱照律治罪該管員弁分別議處
一貴州地方有外來流棍勾通本地棍徒將民
間子女拐去四川等省販賣甚將荒村居住
之人硬行綁去販賣爲首者立斬在犯事地
方正法爲從者俱擬絞監候如有致死人命
者其爲從之犯斬監候如地方該管員弁知
情故縱者照例議處鄉保汛兵盤查不力杖
八十蠹役知情故縱者杖一百得財賣放者

以枉法從重論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雲南四川所屬地方如有拐販綑擄等犯亦照貴州之例行其一年限內拏獲與販棍從犯不能拏獲之文武員弁均按人數分別議敍議處

一凡窩隱川販果有指引綑拐藏匿遞賣確據者審實照開窩為首例同川販首犯皆斬立決在犯事地方正法其無指引綑拐遞賣情事但窩隱護送分贓者不論贓數不分首從

俱發邊衛充軍其止知情窩留未經分贓者
無論人數多寡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為
從杖一百徒三年其鄰佑知而不首者杖一
百
一凡收留迷失子女不報及誘拐人犯各衙門
番捕不行查拏經他處緝獲將番捕照緝盜
逾限律責處知而不拏者照應捕人知罪人
所在而不捕律減罪人罪一等發落該管官
按窩留誘拐人數分別議處其直隸各省之

地方保甲人等如見外來之人帶有幼童幼女行走住宿形跡可疑者盤詰得實即行擒拿倘有疎縱經別處拏獲供出容留地方將容留之家照知情容留拐帶例懲治地方保甲照窩藏逃人例治罪該地方官亦照例議處如有借稽查名色訛詐生事者均照訛詐例治罪

一略賣海外番仔之內地民人不分首從杖一百流三千里俟有便船仍令帶回安插文武

首一節凡人發冢之罪　第二節親屬發冢之罪　第三節四節毀棄他人及親屬死屍之罪　第五節六節七節皆因發冢毀棄之事而附言之

此條論罪俱無皆字不論凡人親屬一應罪名俱分首從

在野之墳雖發掘開棺不得同于强盜已死之人雖殘毀棄置不得同于謀殺卽卑幼于尊長亦分首從凡人可知矣

見棺槨見屍兩見字音胡甸切顯也露也謂發掘墳冢至于顯露棺槨已開棺槨至于顯露其屍也闢動曰發穿地曰掘二字亦有淺深之別下未至棺槨者若蒙上文發掘而言則于掘字義不合故復用發字

官稽查不力照外國之人私自進口不行查報交部分別議處得贓者以枉法治罪

發冢

凡發掘他人墳冢見棺槨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已開棺槨見屍者絞監候發而未至棺槨者杖一百徒三年招魂而葬亦是爲從減一等若年遠冢先穿陷及未殯埋而盜屍柩屍在柩未殯或在殯未埋者杖九十徒二年半開棺槨見屍者亦絞雜犯其盜取器物磚石者計贓准凡盜論免刺○若卑幼發五

DAMAGED PAGE

另起止曰發不曰掘謂雖開動尚未掘穿至棺槨也律文精密如此箋釋諸書皆解見爲覩意義俱謬且以未至爲未見曰發掘墳塚未見棺已見棺已見屍云云殊可笑也夫所重于見棺見屍者謂暴露其棺與屍也故塚必發掘棺必開方坐本罪假如發而未至棺槨僅于穴旁去掊大一磚便可窺見棺槨即坐見棺槨之罪乎止言見屍若毀棄屍骨凡人亦絞卑幼亦斬無可復加也發而未至棺槨者亦問徒罪須實有發開之事乃坐若止平治墳墓則有本罪不得擬斷也

招魂而葬如所亡落水死在遠方而屍骨無存者其家具衣冠藏于匣而葬之見匣即同見棺開匣即同見屍內雖無屍而發掘之情一也

柩即匶字在牀曰屍在棺曰柩白虎通曰柩者久也久不變也周禮曰及葬執纛以

以內尊長墳塚者同凡人論開棺槨見屍者斬監候若棄屍賣墳地者罪亦如之買地人牙保知情者各杖八十追價入官地歸同宗親屬不知者不坐若尊長發五服以內卑幼墳塚開棺槨見屍者緦麻杖一百徒三年小功以上各遞減一等祖父母父母發子孫墳塚開棺槨見屍者杖八十其有故而依禮遷葬者尊長卑幼俱不坐○若殘毀他人死屍及棄屍水中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謂死屍在家或在野未殯埋將屍焚燒殘毀之類若已殯

與匠師御匶而執役曰柩是已殮入棺者矣殯者以棺入于殯中而塗之所謂將遷葬柩賓遇之也又送葬歌曲曰虞殯未殯埋者是已入柩而未出殯或已出殯而未及埋之時也屍柩二字連講盜有屍之柩故曰屍柩或以未殯爲未殮而盜其屍未埋爲未葬而盜其柩則于註在柩未殯在殯未埋之義不合盜柩可以賣錢盜屍何爲若盜而毀棄則後有正文以屍柩連講爲是

發掘之律凡人已重故卑幼于尊長同論至于開棺見屍已是斬罪雖子孫于祖父母父母亦無可復加故不另言也

棄屍賣地之情甚于開棺見屍然亦無可再加故罪亦如之

律止言棄屍賣地若遷棺而葬如棺尚存則屍未棄似應止科發塚見棺之罪若遷塚而賣其塚雖未發動而尊長骸骨所在

葬者曰依發冢開棺倂見屍律從重論若毀棄緦麻以上尊長未葬死屍者斬監候棄他人及尊長而不失其屍及毀而但髡髮若傷者各減一等凡人減流一等卑幼減斬一等○毀棄緦麻以上卑幼死屍各依凡人毀棄依服制遞減一等毀棄子孫死屍者杖八十其子孫毀棄祖父母父母及奴婢雇工人毀棄家長死屍者不論殘失與否斬監候律不載妻妾毀棄夫屍有犯依緦麻以上尊長律奏請○若穿地得無主死屍不即掩埋者杖八十若於他人墳墓爲熏狐狸因而燒棺槨者杖八十

魂魄所依之地忍賣與人亦不能無罪律既無文當擬議酌請彼此俱坐之贓故入官若不知情不坐罪者其價仍追還買主

有盜發嫁母屍與父合葬者律無文應酌請

按凡人有塚先穿陷及未殯埋而盜屍柩與開棺槨見屍之罪而親屬內皆不言設有犯者卑幼于尊長自同凡論祖父于子孫自可弗論而緦麻以上尊長于卑幼何以科之由凡人開棺槨見屍者亦絞之義推之雖真絞雜犯不同而罪實相等尊長盜卑幼屍柩而至開棺者亦應依發塚見屍者緦麻滿徒小功以上各遞減一等之律比照科斷其但盜屍柩而未開棺者尊長之親可竟弗科罪乎再按祖父母父母及尊長之親發掘子孫卑幼墳塚止言開棺見屍之罪不言見棺槨及未至棺槨之

徒二年燒屍者杖一百徒三年若緦麻以上尊長各遞加一等燒棺槨者各加為杖九十徒二年半燒屍者遞加為杖一百流二千里不可依服屬各遞加致反重於祖父母父母也卑幼各因其服依凡人遞減一等若子孫於祖父母父母及奴婢雇工人於家長墳墓熏狐狸者杖一百燒棺槨者杖一百徒三年燒屍者絞監候〇若平治他人墳墓為田園者雖未見棺槨杖一百仍令改正於有主墳地內盜葬者杖八十勒限移葬若將尊長墳塚平治作地得財賣人止問誆騙人財不可作棄屍賣墳地斷計贓輕

罪毀棄子孫卑幼死屍者亦止言毀棄之
罪不言棄而不失屍髮若傷之罪箋釋諸
書皆謂弗論以其分尊故特原之然于情
未安于義未盡如鬬毆律內凡人至流徒
之罪親屬犯者惟祖父母父母期親尊長
得以弗論大功以下惟有減等之法並無
弗論之條豈于發塚毀棄之罪而反寬之
乎發塚毀棄律內但不言無服之親則不
分尊長卑幼概同凡人論矣發塚見棺槨
者即杖一百流三千里棄屍不失屍髮若
傷者即杖一百徒三年親屬緦麻尊長與無
服尊長所差一間耳者豈不坐罪非情法
之平也竊謂發塚見棺槨與未至棺槨及
棄屍不失屍髮若傷者俱弗論緦麻而未開
者此三項在祖父母父母期親尊長可以
弗論若大功小功緦麻尊長或比照減
等科之或側微律不應律無正文當臨時
酌量具請○又按本律正文止云緦麻以

者仍杖一百買主知情則坐不應連律追價入官不知情追價還主○若地界
內有死人里長地鄰不申報官司檢驗而輒
移他處及埋藏者杖八十以致失屍者首杖
一百殘毀及棄屍水中者首杖六十徒一年
殘棄之人仍坐流罪棄而不失及髡髮若傷者各減一
等杖一百若鄰里自行殘毀仍坐流罪因而盜取衣服者計贓
准竊盜論免刺

葬淺高者曰墳封者曰塚平者曰墓凡有
發掘他人墳塚已穿其穴露見棺槨者杖
一百流三千里已開棺槨露見其屍者絞
若雖已開發未經穿透至棺槨者杖一百

上卑幼各依凡人遞減一等似原承上文包殘毀棄屍及棄而不失屍髮若傷者言之以各字統攝兩項在內一照凡人流罪遞減一照凡人徒罪遞減與前發冢不言見棺槨與未至棺槨者不同與下毀棄子孫之屍不言棄而不失屍髮若傷者亦不同而獨於大書開棺槨見屍五字下則大書毀棄二字此獨不然之義甚合也

殘毀是言不成屍者故註曰焚燒如止割破耳目折其肢體猶成屍也止以傷論肢體不全方謂之殘毀漂去不存方謂之棄棄而不失猶幸其存也屍髮若傷猶幸其全也故各減一等

殘毀已正法人死屍者自有斷罪不當本律

前卑幼發尊長塚同凡人論祖父母父母亦在尊長之中見棺槨者止問流罪比凡屍者減一等矣卑幼毀棄尊長死屍者斷

徒三年其有招魂而葬雖無屍亦與有屍者同論所重在發掘開棺也若人之墳塚歷年久遠磚石崩裂先已穿陷及屍已殮在柩而尚未出殯或已在殯而尚未葬埋有人盜其屍柩者杖九十徒二年半盜其塚先穿陷則棺槨已露未殯未埋則墳塚未成與發掘而盜者不同故罪輕二等若開其棺槨見屍者亦坐絞罪發塚開棺是實絞此則雜犯准徒五年以開棺之罪應絞非發掘而開棺則終有間也其止盜取器物磚石者計贓准凡盜論免刺計贓論罪自是竊盜不曰竊盜而曰凡盜者依盜墳塋樹木及無人看守器物等律隨事引斷也然此但指墳塚上所有或先穿陷者言之非發掘而盜也若發掘而盜則未至棺槨而徒但見棺槨即流計贓之罪豈能正于此哉以上皆言凡人也○若五服以內之親卑幼發掘尊長墳塚已見棺槨者

棄而不失屍髮若傷者亦減一等至子孫毀棄祖父母父母屍則棄而不失屍髮若傷亦同坐斬以發塚未見棺槨情猶可原得以免死若以祖父母父母屍身而毀棄之則棄而不失屍髮若傷已罪大惡極矣焉得同論而減等哉

此謂子孫不孝而有毀棄者若父祖有遺言令將屍燒化或棄水中者自依喪葬本律不在此限

按鬬毆律內毆兄之妻者加凡人一等與兄姊不同至死者絞凡律稱尊者皆尊屬長者皆兄姊也嫂不在尊長之列有發掘嫂塚毀棄嫂屍者當以凡論不然毆殺在者止得絞罪而開棺見屍與殘毀棄屍反是斬罪非律意矣發掘毀棄夫之弟者亦不作卑幼論

凡人發塚之罪重于毀棄服屬毀棄之罪重于發塚故緦麻尊長發卑幼塚開棺見

流未至棺槨者徒其情雖重罪無可加故同凡論若至開棺見屍者斬其惡已甚不得同凡人絞罪也若棄毀尊長之屍而賣其墳地與人者亦如開棺見屍之罪坐斬其買地之主及牙保之人知其發掘棄屍之情者各杖八十卑幼所得地價照追入官其地歸同宗親屬屍猶可得者畀以復葬也買主牙保不知情者不坐若連棺而棄不得即謂棄屍連塚而賣不得即謂發塚律無正文當比照科之若尊長發卑幼墳塚開棺見屍者依服制定罪緦麻杖一百徒三年小功杖九十徒二年半大功杖八十徒二年期親杖七十徒一年半故曰各遞減一等若祖父母父母發掘子孫墳塚開棺見屍者杖八十以上俱是無故發掘者故罪有差等如有故而以禮遷葬則不問尊長卑幼俱不坐罪既曰以禮何罪之有尊長發卑幼提出子孫另言卑幼發

屍減凡人二等毀棄卑幼死屍止減凡人一等也

律無夫毀棄妻屍之、妻妾毀棄夫屍之文註添毀棄夫屍依緦麻以上尊長律上請則夫毀棄妻屍者當比照期親卑幼斷則止問不應耳

子孫干犯父祖之仇人未殺及鬪仇死因死毀棄屍當比照復仇例酌請

發掘毀棄是有心爲之若挖掘得屍是無心誤犯若熏狐狸而燒其棺屍者雖非有心爲之亦不得謂之無心誤犯蓋以火入墳豈不慮延燒人之棺屍但圖利己不顧害人故燒棺之罪比發塚見棺者止減二等燒屍之罪比開棺見屍者止減二等也

緦麻以上尊長各遞加一等註內甚明此遞字與下卑幼各依凡人遞減一等之遞字不同一由前罪而遞加一由服制而遞減一無凡人二字一有凡人二字其義自

尊長不言祖父母父母則亦同在尊長中矣○上言見屍棄屍皆發掘中事此言毀棄則初死未入棺之屍也若他人或死在家或死于外其屍未及殯殮之時有怨家取而焚燒殘毀及棄于水中以致漂沒無存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卑幼毀棄緦麻以上至期親尊長死屍者斬其雖棄而不失則屍尚在也雖毀而但髡髮若傷則屍尚全也各減一等係凡人則減流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係尊長則減斬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尊長毀棄緦麻以上至期親卑幼死屍者各依凡人遞減一等則緦麻杖一百徒三年小功杖九十徒二年半大功杖八十徒二年期親杖七十徒一年半也若祖父母父母毀棄子孫死屍者杖八十至于子孫毀棄祖父母父母及奴婢雇工人毀棄家長死屍者斬即棄而不失髡髮若傷亦不在減等之限其情至重也故

殊也如前發塚毀棄內卑幼于尊長皆不分服制一體同科豈于熏狐狸而延燒者獨不同乎下文燒祖父母父母棺槨者止杖一百徒三年若燒尊長棺依服遞加大功即得流非反重于祖父母父母矣故註云云也但查舊律註內云遞加為杖一百流二千里是從杖一百徒三年上加一等也今新律註內改爲流二千里豈燒棺槨者依屍各加燒屍者依服制遞加至期親[illegible]又則名例不加至死之文罪止滿流[illegible]一字誤刊爲三字乎俟考

于他人墳內熏狐狸者雖未延燒亦難免罪等若于尊長墳內則應重杖

穿地得屍止杖八十平治墳墓則杖一百蓋穿地者原不知有屍在內但罪其不即掩埋耳若平治則明知其爲墳墓而有心平治爲田園也然要看平治字義與發掘迥然不同處

註云不論殘失與否○上言發掘毀棄皆有心所爲此言無心所致者若穿鑿自己地土得他人死屍初原不知而誤致發掘當即時掩埋若不即掩埋則發掘出于無心暴露不能無罪故杖八十若于他人墳塚之內用火燒燬以熏狐狸本意非欲動傷葬者而棺槨與屍因而被燒則在熏狐狸者雖無發掘毀棄之情而在死者已受發掘毀棄之禍燒及棺槨者杖八十徒二年燒及其屍者杖一百徒三年以上皆言凡人墳墓若于有服屬之親墳墓內熏狐狸因而燒棺及屍者則尊長卑幼分別科之卑幼于尊長自緦麻以至期親不分等次一同論罪各遞加一等燒及棺槨應杖九十徒二年半燒及其屍應杖一百流二千里此各遞加云者謂于燒棺燒屍凡人兩項罪上加一等非依服屬層遞而加也若尊長于卑幼自緦麻起各依凡人遞減

DAMAGED PAGE

失屍者里隣杖一百毀棄者里隣杖六十徒一年蓋止言失去猶或可得未至于棄亦不知殘毀否也若知有人殘毀棄置則已不全不存矣故所因之罪亦加一等此條發掘毀棄不准首名例所謂侵損于人于物不可賠償也亦不作家人共犯名例所謂侵損于人者以凡人首從論也然終與殺傷有間而子弟于父兄奴雇于家長或有迫于不得不從之勢者亦當酌之

一等燒及棺槨則緦麻杖七十徒一年半小功杖六十徒一年大功杖一百期親杖九十燒及其屍則緦麻杖九十徒二年半小功杖八十徒二年大功杖七十徒一年半期親杖六十徒一年也至于子孫于祖父母父母及奴婢雇工人于家長其情親其分尊其墳墓所在當敬謹保守者也乃貪取野獸致有熏燒不孝不敬罪莫大焉故但熏狐狸者即杖一百燒及棺槨即杖一百徒三年燒及其屍即絞也專言熏狐狸特舉一物言耳○若將他人墳墓平治為田為園而耕種者杖一百即令改正于他人墳地內盜葬者杖八十官司勒限移葬別處此二者皆有傷于墳墓之事故附著于發掘之內然平治而曰為田園則但毀其浮面盜葬而曰墳地內則止在其旁邊于原葬之棺槨無礙也故止科杖罪○若地界內有無主死人其里長地隣當即

申報官司檢驗名人識認根究致死之由應否掩埋須聽官司區處不當擅動倘地界有死人而不申報官司區處輒將死人移于他處及徑自埋葬者並杖八十因其移屍他處埋葬不固以致失去其屍無從尋覓者杖一百以致其屍殘毀不全及棄置水中漂去者杖六十徒一年棄而不失及髡髮若傷者各減一等杖一百以上皆言里長地隣之罪謂失去毀棄悉因里隣擅自移埋所致以致兩字直貫下文所謂罪坐所由也若因而盜取屍身衣服者計贓准竊盜論罪免刺不分里隣他人俱盜卸坐

條例

一凡發掘常人墳塚開棺見屍爲從與發見棺

槨為首者俱發附近充軍如有糾衆發塚起
棺索財取贖者比依強盜得財律不分首從
皆斬

一凡發掘貝勒貝子公夫人等墳塚開棺槨見
屍者為首斬立決為從皆絞立決見棺者為
首絞立決為從皆絞監候未至棺者為首絞
監候為從僉妻發邊遠充軍如有發掘歷代
帝王陵寢先賢名臣及前代藩王墳墓者俱
照此例治罪所掘金銀交與該撫飭令地方

官修葺墳冢其王帶珠寶等物仍置冢內

一凡奴婢雇工人發掘家長墳冢已行未見棺者爲首擬絞監候爲從發邊衛充軍見棺槨者爲首絞立決爲從絞監候開棺槨見屍者爲首斬立決爲從斬監候毀棄撇撒死屍者不分首從皆斬立決子孫犯者俱照此例科斷

一凡貪人吉壤將遠年之墳盜發者子孫告發審有確據將盜發之人以開棺見屍律擬絞

監候如非其子孫又非實有確據之前人古塚但因有土墩見人埋葬輒稱伊遠祖墳墓勾引匪類夥告夥証陷害無辜審明將為首者照誣告人死罪未決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為從各照誣告為從律科斷若實係本人遠祖之墳被人發掘盜葬因將所盜葬之棺發掘拋棄者照祖父母父母被殺子孫不告官司而擅殺行兇人律杖六十若盜葬者並無發掘等情止在切近墳旁盜葬而本家輒行

DAMAGED PAGE

發掘者應照地界內有死人不告官司而輒移他處律科斷如有毀棄屍骸照地界內有死人而移屍毀棄律科斷盜葬之人仍照本律杖八十責令遷移若非係墳地止在田地場園內盜葬而地主發掘之者除開棺見屍仍照律擬絞外其不開棺見屍者各照本律減一等科斷其盜葬之人應照本律減一等杖六十亦責令遷移如兩造本係親屬其所侵損之墳塚棺槨屍骸與本人皆有服制者

刑律

各照律內服制科斷

一凡偷刨墳墓爲從之犯開棺三次及至三次以外者審有贓証次數確據事主告發實情照三犯竊盜律擬絞監候二次者發烟瘴充軍一次者發附近充軍

一民人除無故穵掘已葬屍棺者仍照例治罪外其因爭墳阻葬開棺易罐埋藏占葬者亦照開棺見屍殘毀死屍各本律治罪若以他骨暗埋預立封堆僞說蔭基審係恃强占葬

者照強占官民山塲律治罪若係私自偷埋者照於有主墳地內偷葬律治罪其侵犯他人墳塚者照發掘他人墳塚律治罪如果審係地師教誘將教誘之地師均照詐教誘人犯法律分別治罪若地方官隱諱寬縱不實力查究照例条處

一盜未殯屍柩及發年久穿陷之塚未開棺槨者杖一百徒三年如開棺見屍一次者爲首發邊遠充軍二次者發極邊烟瘴充軍三次

無故入人家一不應罪耳而附于盜律之內者謂其近于盜也然必是黑夜必是無故必是家內必是主家必是登時殺死方得勿論有一不符即當別論矣尤重無故二字殺死勿論雖重登時而實爲其無故而入即拘執擅殺得以減等亦于無故處推原出來也無故二字最要看得活但謂主家不知其爲何事甚不必指定欲爲姦盜上竊盜不得財止笞五十和姦已成止杖八十此但夜無故入人家即杖八十其法反重也鬬毆殺註雖比擅殺者杖一百徒三年亦

者絞爲從一次者仍照雜犯流罪總徒四年二次者發邊遠充軍三次者發極邊烟瘴充軍三次以上者亦絞

夜無故入人家

凡夜無故入人家內者杖八十主家登時殺死者勿論其已就拘執而擅殺傷者減鬬殺傷罪二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

時在昏夜又無事故入人家內者杖八十主家驚覺不知其何人不知爲何事登時在家內格殺身死者勿論蓋無故而來其意叵測恐加非常害於人主家懼爲所傷

是減一等也

管見云有故而入不曾揚聲致被殺傷者依過失殺傷論此說亦是存以俟考

如竊盜並不拒捕或棄財而逸或携贓而遁事主追逐致死其于黑夜在家應依律勿論於白日在家及黑夜在野并白日在家黑夜在家在野已就拘執而擅殺者均依律例擬徒至持仗拒捕被事主格鬬致死則無論黑夜白日在家在野均當勿論此部覆事主致死竊盜案內有云重則有已就拘執而擅殺之文輕則竟有勿論之

情急勢迫倉卒防禦而殺之故得原宥耳若其人已就拘執之後無復抵禦即當送官何可擅殺而仍擅自毆傷者照依鬬毆殺傷罪減二等科之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按罪人拒捕條內已就拘執而擅殺者以鬬毆殺論不減等與此不同彼是在官罪人逃走拘獲事已定矣何故復有殺傷必是捕人挾嫌所致故不減等此無故入人家內雖已拘執而主家疑慮傍徨莫測其故因有殺傷其情可原故稍寬其擅殺之罪律意精微毫釐自有開也

條例

一凡黑夜偷竊或白日入人家內偷竊財物被事主毆打至死者比照夜無故入人家已就

係也惟白日在野行竊並不拒捕被事主殺死則應問於盜因盜田野穀麥條註云有拒捕依罪人拒捕之語拒捕殺者應依律勿論則不拒捕致死者亦當依律擬罪於此當覆斃竊盜及白日在野致死竊盜各成案仍彙入質疑集

首節言強盜窩主之造意與共謀者　次節言竊盜窩主之造意與爲從者　三節言盜無窩謀者　四節五節言分盜贓而分得及故問與窩者

造意共謀是此律之綱領行不行分贓不分贓是此律之條目

意是謀之主造意在共謀之先衆人尚未有謀獨先設此意故謂之造意而共謀則相與商討者耳共謀又與知情不同共謀是共相商謀知情是但聞知其事知情者身在事外共謀者身在事中

論盜之法止要得財不論分贓得財與分

物執而擅殺至死律杖一百徒三年若非黑夜又未入人家內止在曠野白日摘取蔬果等類俱不得濫引此律

盜賊窩主

凡強盜窩主造意身雖不同行但分贓者斬若行（則不問分贓不分贓只依行而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若不知盜情只是暫時停歇者止問不應）若不同行又不分贓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共謀（其窩主不曾造謀但與賊人共知謀情）者行而不分贓及分贓而不行皆斬若不行又不分贓者杖

贓吾相似而不同不得財謂不得事主之財也不分贓謂不分已得之贓也初在事主家盜出謂之得財後與同盜者瓜分謂之分贓得是總得分是各分事主既已失財盜者即無論窩盜雖有分贓不分贓之殊而事主所失皆其所盜故強竊本律俱云但得財不論分贓不分贓也造意共謀之窩主有行而不分贓者既已同行矣其後之不分贓必非畏罪而辭也偶未分耳有分贓而不行者既已分贓矣其前之不同行必非畏罪而止也偶未行耳此與真盜何異故強則皆斬竊分首從惟不行又不分贓乃得末減然窩強造意猶坐流罪窩竊造意猶為從論蓋既為窩盜而又造意謀主窩主身兼為之實盜之魁矣雖不行不分贓強竊止減一等至于共謀則意非己出而又不同行不分贓則罪得從輕強止杖一百竊止笞四十僅罪其窩耳若

一百○竊盜窩主造意身雖不行但分贓者為首論若不行又不分贓者為從論減一等以臨時主意上盜者為首其窩主若不造意而但為從者行而不分贓及分贓而不行減造意一等仍為從論若不行又不分贓笞四十○若本不同謀偶然相遇共為強竊盜其強盜固不分首從若竊盜則以臨時主意上盜者為首餘為從論○其知人略賣和誘人及強竊盜後而分所賣所盜贓者計所分贓准竊盜為從論免刺○若知強竊盜贓而故

窩主不造意不共謀不同行而止窩盜分贓者則後有條例其不知盜情暫時停歇則非窩家矣故止問不應

言窩藏盜則一切盜在其中 如掏摸搶奪盜田野穀麥及墳塋樹木馬牛畜產之類皆有窩主犯者當以所犯本律之輕重而以窩主之律準而科之

婦人爲窩主謀刑拷亦依窩主須究夫男如無夫男及他出不知情者乃坐

所謂知盜後分贓者盜時不知盜後方知知其爲盜之贓非知其爲盜之情也

知盜後分贓故買受寄皆干連盜賊之情故叙于窩主之後買輕于分寄又減于買

分搶奪掏摸贓者同此科斷若監守常人盜官錢糧知而分受及故買者當酌量擬之詳見本律註內

略人略賣非盜也而列于盜律之內以其情同乎盜也故分買略誘之財與強竊盜贓同論

買者計所買物坐贓論知而寄藏者減故買一等各罪止杖一百其不知情誤買及受寄者俱不坐

此條專論窩主之罪盜賊必有窩家而窩主有行不行分贓不分贓之別以造意共謀二項分論其罪先發爲盜之意造作上盜之法指揮調度悉出主張謂之造意同有爲盜之心共畫上盜之策計較商量與謀其事謂之共謀凡窩藏强盜而又造意者身雖不同行上盜而他盜得財貨依其意而行之但曾分贓即同坐斬若雖造意上盜時既不同行得財後又不分贓則杖一百流三千里惡其爲窩主而造意也窩主若不造意而但與盜共謀者或同行上盜而不曾分贓或盜後分贓而不曾同行

知係恐嚇詐欺誆騙枉法不枉法贓而分贓故買寄者律無文彼本律是准竊盜論者非眞盜也只問不應隨事輕重科之故買者有利其所有之心受寄則但爲收藏而已故減一等若受寄而指留不給或即費用則依知盜後分贓矣

若知有盜後之事因而恐嚇盜以原贓賣免者依知盜後分贓不係盜贓另以已物買免者仍問恐嚇在有職役管攝之人問枉法

皆斬强盜本法行而得財者皆斬原不論分贓不分贓者行而不分贓不能減得財之罪則分贓而不行不能減行者之罪也若不同行又不分贓者杖一百惡其爲窩主而共謀也按窩主造意與共謀行而不分贓分贓而不行同是斬罪而造意者不言行而不分贓非漏也律重造意謂造意之窩主身雖不行但分贓者即得斬罪其行者不待言矣觀雖字但字其義可見而共謀內又言之者謂共謀雖次于造意而行者亦斬與下句互言之耳下竊盜窩主造意者不言行而不分贓後爲從內又言之其文義亦如此○盜分强竊而均有造意共謀之事强盜不分首從竊盜則以造意爲首共謀爲從凡竊盜窩主而造意者身雖不同行上盜而他盜得財會分其贓即爲竊盜首論不言行而不分贓者得財不論分贓造意不行且爲首論則行者之

為首論不必言也若上盜既不同行得財又不分贓為竊盜從論以窩主而造意故嚴之也却以同行人內臨時主意上盜者為首窩主若不造意而但預謀為從者或同行而後不分贓或分贓而先不同行者仍為從論不曰共謀而曰為從者承造意為首而言也曰仍為從論者謂窩主本非為首之人以其造意而又分贓故坐以為首之罪若不造意則原是為從者也若不同行又不分贓則止笞四十以窩主而預謀故不免也○上二節以窩主造意共謀者言之若本不同謀偶然遇合相率共盜隨地分贓者則以臨時主意上盜之人為首餘人皆為從論強盜無首從之分此常為竊盜言也此節論其盜而無預謀者因論窩主而及之不必專指窩主若所謂窩主者招集亡命糾合匪人以隱藏在家縱使為盜得贓同分者也故窩主與盜恭有

不同謀者縱有不同謀之時而他盜共在
窩家必無不謀而盜者今日本不同謀相
過共盜則非專言窩主可知矣或偶在其
家卽共爲盜者亦是然不得謂之窩主也
○其知人略賣和誘人口及行強竊盜之
後而分其所得之財者並計其所分入己
之數准竊盜爲從論免刺此不論和同有
所取與及求索嚇詐而得之皆是盜求索
嚇詐本律所得乃平人之財今盜非平人
之比而盜贓又不同于平人之財故當以
盜後分贓沒科之不得從其本律也○若
則知其強竊盜來之贓而故買者計其所
買本物應值之價坐贓論罪若明知是盜
贓而受其寄託爲之收藏者亦計所寄之
物坐贓論減故買之罪一等如故買者贓
一百兩折半作五十兩應杖七十受寄者
減一等則杖六十也故買受寄各罪止杖
一百若不知盜贓而誤買及受寄者俱不

知情卽是窩主已包有造意共謀等情在內故有實犯死罪之說家人佃僕非凡人之比結搆爲盜家長不行覺察已屬有罪况知情乎依知罪人不捕及知盜後分贓二律擬之皆失之輕非所以嚴豪戶也故不論杖徒流罪槪予充軍

坐罪

條例

一推鞫窩主窩藏分贓人犯必須審有造意共謀實情方許以窩主律論斬若止是勾引容留往來住宿並無造意共謀情狀者但當以窩藏例發遣毋得附會文致槪坐窩主之罪

一各處大戶家人佃僕結搆爲盜殺官劫庫劫獄放火許大戶卽送官追問若大戶知情故縱除實犯死罪外杖徒流罪俱發附近充軍

此例單論窩藏强竊盜不造意不共謀也
不同行但坐家分贓者故曰若有造意共
謀之情各依律從重科斷依律者依强竊
盜窩主律也律重則從律例重則從例

此賊乃大夥强盜盤據險固時出剽刧者
非尋常之賊也勾引探報須有實跡乃坐
知無探報消息致賊逃竄之情止各依强
盜造意不行又不分贓及行而不分贓分

一凡
皇親功臣管莊家僕佃戶人等及諸色軍民大戶
勾引來歷不明之人窩藏强盜二名以上竊
盜五名以上坐家分贓者俱問發邊衛充軍
若有造意共謀之情者各依律從重科斷干
礙
皇親功臣者參究治罪
一凡各處無籍之徒引賊刧掠以復私讐探報
消息致賊逃竄者照奸細律處斬梟首示衆

知情即是窩主巳包有造意共謀等情在內故有實犯死罪之盜家人佃僕非凡人之比結構爲盜家長不行覺察巳屬有罪況知情乎依知罪人不捕及知盜後分贓二律擬之皆失之輕非所以嚴豪右也故不論杖徒流罪槪予充軍

條例

一推鞫窩主窩藏分贓人犯必須審有造意共謀實情方許以窩主律論斷若止是勾引容留往來住宿並無造意共謀情狀者但當以窩藏例發遣毋得附會文致槪坐窩主之罪

一各處大戶家人佃僕結構爲盜殺官劫庫劫獄放火許大戶即送官追問若大戶知情故縱除實犯死罪外杖徒流罪俱發附近充軍

此例單論窩藏强竊盜不造意不共謀亦不同行但坐家分贓者故曰若有造意共謀之情各依律從重科斷依律者依强竊盜窩主律也律重則從律例重則從例

此賊乃大夥强盜盤據險固時出剽刦者非尋常之賊也勾引探報須有實跡乃坐如無探報消息致賊逃竄之情止各依强盜造意不行又不分贓及行而不分贓分

一凡

皇親功臣管莊家僕佃戶人等及諸色軍民大戶勾引來歷不明之人窩藏强盜二名以上竊盜五名以上坐家分贓者俱問發邊衛充軍若有造意共謀之情者各依律從重科斷干礙

皇親功臣者參究治罪

一凡各處無籍之徒引賊刦掠以復私讐探報消息致賊逃竄者照奸細律處斬梟首示眾

贓而不行之罪利之

一知強竊盜贓而接買受寄若馬騾等畜至二頭匹以上銀貨坐贓至滿數者俱問罪不分初犯再犯枷號一箇月發落若三犯以上不拘贓數多寡與知強盜後而分贓至滿數者俱免枷號發邊衛充軍接買盜贓至八十兩為滿數受寄盜贓至一百兩為滿數盜後分贓至一百二十兩以上為滿數

一凡強盜窩主之鄰佑知而不首者杖一百

一強竊盜窩家之同居父兄伯叔與弟自首者照例免罪不犯減等發落外其知情而又分

贓各照強竊盜為從例減一等治罪父兄不能禁約子弟竊盜者各照竊盜父兄論

一強盜窩主雖不行又不分贓但知情存留一人者杖一百徒三年存留二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存留三人以上應發三姓地方者照名例分別改遣之例問發

一凡窩線同行上盜得財者仍照強盜律定擬外如不上盜又未得財但為賊探聽事主消息通線引路者應照強盜窩主不行又不分

贓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一容留外省流棍者照勾引來歷不明之人例發邊衛充軍

一編排保甲保正甲長牌頭須選勤慎練達之人點充如豪橫之徒藉名武斷該管官嚴查究革從重治罪果實力查訪盜賊據實舉報照捕役獲盜過半以上例按名給賞倘知有爲盜窩盜之人瞻徇隱匿者杖八十如係竊盜分別賊情輕重懲警若牌頭於保正甲長

處舉報而不行轉報者甲長照牌頭減一等保正減二等發落牌頭免坐其一切戶婚田土不得問及保甲惟人命重情取問地隣保甲賭博為盜賊淵藪仍合同盜賊一併查舉再地方有堡子村莊聚族滿百人以上保甲不能編查選族中有品望者立為族正若有匪類令其舉報倘徇情容隱照保甲一體治罪

一牌頭所管內有為盜之人雖不知情而失察

坐以不應輕律笞四十甲長保正遞減科罪

一凡來歷不明遊蕩姦偽之徒潛居京城介五城司坊宛大兩縣不時稽查客店庵院取具並無容留甘結以憑各衙門查閱賃房居住者令房主詢明保人來歷并着兩鄰稽查倘有此等遊棍協同斥逐若徇情受賄容留者除本犯照律治罪遞回原籍外其容留之客店寺廟住持房主一併懲治該管官不行查出照例議處至編戶居民住有常業及候補

此條與竊盜律互相發明而意實迥別當
並律謂強盜已行不行分贓不分贓
之罪此條而言共謀不行之人又須是謀
強行竊謀竊行強謀與行不同者始相符
合
謀強行竊得竊行強此言不行者共謀之
與不同行者竊盜之罪以各行強竊盜未
設也
註曰數內一人者以一人爲例言之非拘
定是一人也
竊盜爲主共謀不行而不分贓者止笞四
十此餘人不分贓者反笞五十蓋彼是原

候選讀書貿易諸色人等確有憑據者毋許
驅逐倘有借端勒索混擾良民者照嚇詐例
治罪

共謀爲盜 此條專爲共謀而臨時不行者言

凡共謀爲強盜數內一人臨時不行而行者却爲竊
盜此共謀行而不行者曾分贓係但造意者即爲竊
盜首果係餘人並爲竊盜從若不分贓係但造意
者即爲竊盜從果係餘人並笞五十查必以臨時
主意上盜者爲竊盜首○其共謀爲竊盜內數

共謀爲竊此是原共謀爲强至行者之爲竊耳
知情不知情從分贓言之謂不行之人原共謀爲竊而行者自爲强盜則不行者猶以其爲竊盜贓且即知其爲强盜贓知于得財之後非知于上盜之前也律者誅心之法本意止欲爲竊後雖知是强盜贓而得之仍科竊盜恐執法者泥于既知爲强盜而仍分贓故特言之
公羊子曰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其善善也樂終故謀强行竊者不行之人從重雖不分贓之餘人俱笞五十所以謹其始也謀竊行强者不行之人從輕其不分贓之餘人即不坐其罪所以與其終也
按此條專論共謀不行之人但有謀强行竊謀竊行强之法若共謀爲强臨時不行而行者仍爲强共謀爲竊臨時不行而行者仍爲竊其不行之人爲强盜首犯分贓

一臨時不行而行者爲强盜其不行之人係
人
造意者曾分贓知情不知情並爲竊盜首係造意者但不分贓及係餘人而曾分贓俱爲竊盜從以臨時主意及共爲强盜者不分首從

論

强竊盜各有本律而窩主之造意共謀行不行分贓不分贓前條已備載之矣但窩主之外其共謀爲盜之人或有臨時有故及悔懼而不果行者則行與不行必當分論而本謀爲强行者爲竊本謀爲竊行者爲强則行者自照本律而不行者不知行者所爲强竊互異之間更當別論故又立此條凡共謀之中有分贓不分贓之別而

則輒不分註則從為盜從分贓則依新例滿徒不分贓則依律註滿杖皆係竊盜共為首為從分贓不分贓當視情之重輕贓之多寡臨時分別酌定

若謀為強行者為竊有拒捕殺傷人者行者自依本律坐斬不行之人造意共謀而分贓者猶止得竊盜首從之罪蓋雖有拒捕殺傷之事而所行實竊也

此二節不行而分贓之人造意皆為竊盜首餘人皆為竊盜從蓋謀盜而分竊贓謀盜而分盜贓其事一也下不曰為從而曰餘人者謂除造意一人為首外其餘共謀不行之人也

窩主條造意共謀分言此條造意若即在共謀之中兩節首列共謀字直貫下分贓不分贓止

分贓不分贓之中又有造意餘人之別所言皆如曾共謀臨時不行之人也月有共謀本為強盜數內有臨時不行者而行者不依所謀却為竊盜而得財則非不行者之本意也此不行人內以會分贓者言之如所條造意倒為竊盜首論賊所分實是竊盜之贓不得不從竊論而造意欲為強盜之事不可不以首科也如非造意但屬共謀之餘人則並為竊盜從論比造意之人應減一等也以不會分贓者言之如原係造意亦為竊盜從論惡其造意為強不以不分贓而寬之也如非造意但屬共謀之餘人則並笞五十惡其始謀為強不以不分贓而全免也夫此不行數內既無造意分贓為首之人則查臨時主意上盜者為竊盜首論罪○有共謀本為竊盜數內有臨時不行者而行者不依所謀改為強盜而得財則非不行者所得知也此不行

公取竊取乃總言為盜之等類以下各項乃分論已成盜未成盜之法則也

若律所稱擅取擅用擅食擅將去之類皆不在公取竊取之例

之人如原係造意者曾分其贓則不論知是強盜贓不知是強盜贓並為竊盜首論蓋所分雖強盜之贓而所造止竊盜之意故仍從竊論但行者為強各從本法而不行者雖從竊論應作首科也如造意而不分贓及餘人而分贓者俱為竊盜從論造意雖不分贓但減為自之罪餘人則雖分贓適得為從之罪也不言不分贓之餘人則弗論矣其臨時主意為強及隨從一同上盜者不分首從皆斬依強盜本法也

公取竊取皆為盜

凡盜公取竊取皆為盜公取謂行盜之人公然而取其財如強盜搶奪竊取謂潛行隱面而私竊取其財如竊盜掏摸皆名為盜器物錢帛以下兼官私言之類須移徙已離盜所方謂珠玉寶貨之

止盜馬一匹別馬隨之乃偶然之事非有意盜之也故不併論若盜其母其子隨之乃必然之事即有意盜之矣故併計贓論罪

此條繫于諸盜之後凡論盜者不論官物私物皆須以此爲憑故曰通例與婚姻門嫁娶違例條義同

類據入手隱藏縱在盜所未將行亦是爲盜其木石重器非人力所勝雖移本處未馱載間猶未成盜不得以盜論馬牛駝驘之類須出欄圈廄犬之類須專制在已乃成爲盜若盜馬一匹別有馬隨不合併計爲罪若盜其母而子隨者皆并計爲罪（）此條乃以上盜賊諸條之通例未成盜而有顯跡證見者依已行而未得財科斷已成盜者依律以得財科斷

公取者欺事主之不敵無所避忌公然而取之如強盜搶奪之類是也竊取者畏事

主之知覺潛踪隱跡私竊而取之如竊盜掏摸之類是也二者之情形不同而俱取非其有故皆謂之盜然物有大小輕重之分取有難易隱顯之別不可一槪而論如盜器物錢帛之類則非人手可以隱藏者必須移動遷徙已離盜所乃謂之盜如盜珠玉寶貨之類其物輕微隨處可匿則但據盜取入手隱藏在身縱在盜所尚未將行亦謂之盜至于樹木碑石等重大之器非人力所能勝舉者雖移離本處尚未及馱載而去者則盜猶未成也若盜馬牛駝騾之類必須已出本家闌圈之外又盜鷹犬之類須已就羈縶在己乃成爲盜〇凡公取竊取之盜已成盜未成盜皆以此爲例已成盜者依本律以得財科斷未成盜者依本律以不得財科斷論盜以贓爲憑若未成盜者須有顯跡證見確然可憑方擬不得財之罪

按充警跡之役者如今地方總甲巡役綱頭及更牢夜不收之類夫人犯盜刺字之後乎人羞與爲伍故收入警跡册使爲賤役立功自贖然後起除原刺字樣使爲良民既收其察盜之用復開其自新之路此律之深意也

定制初犯刺臂二年無過官司保勘起除刺字再犯者三年無過依上保勘起除有能捕獲强盜三名竊盜五名者不拘年限即與除籍起字並刺字有應起除之時故註云若非應起除云云也

若將刺字之人開載一册按月點卯有失盜之事責令緝捕如果二年三年無過及能捕獲强竊如數者即爲起字有實心即有實政亦化導頑惡之術也

起除刺字

凡盜賊曾經刺字者俱發原籍收充警跡該徒者役滿充警該流者於流所充警若有起除原刺字樣者杖六十補刺 收充警跡謂充巡警之役以踪跡盜賊之徒警跡之人俱有册籍故曰收充若非應起除而私自用藥或火炙去原刺面膊上字樣者雖不爲盜亦杖六十補刺原刺字樣

凡爲盜事犯不論監守常人竊盜搶奪掏摸等項但曾經官司斷罪刺字者杖罪以上决訖俱發原籍地方收充警跡犯該徒罪者年限滿日還籍充警犯該流罪者即于配所充警盜警是巡警之意跡是踪跡之謂將刺字之人收充警跡之役責令巡

警盜賊卽古人以畜察盜之法也若有用藥或火炙起除原刺字樣者杖六十仍補刺原字

條例

一凡竊盜等犯有自行用藥銷毀面膊上所刺之字者枷號三箇月杖一百補刺代毀之人枷號兩箇月杖一百

一凡强盜人命重犯督撫審結果係贓實盜確并拒捕殺人竊盜及律應斬決盜案一面具題卽將面上刺强盜二字如內有監候待質

者於一邊面上刺待質二字命案斬決等犯亦即刺兇犯二字仍將已經刺字之處俱於本內聲明其命案斬絞監候等犯情重難宥者該督撫將應行刺字之處本內聲明候奉

旨之日刺字監候其戲殺誤殺鬬毆殺俱免刺直省等處如遇面刺强盜兇犯待質等字樣者即鎖拏送官

一偷刨人參之犯向例左右面刺字者今改照竊盜例初犯刺右面再犯刺左面

一凡竊盜刺字發落之後責令充當巡警如實能改過緝盜數多者准其起除刺字復為良民該地方官編入保甲聽其各謀生理